

插图本现代文学经典

黄永玉

插图

沈从文小说经典

上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黄永玉

插图

沈从文小说经典

上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 沈从文 20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永玉插图沈从文小说经典：全2册 / 沈从文著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5.3

(插图本现代文学经典)

ISBN 978-7-5313-4679-1

I. ①黄… II. ①沈… III. ①小说集—中国—现代 ②
版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 ②J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90590号

黄永玉插图沈从文小说经典(全2册)

责任编辑 韩忠良 常 晶 姚宏越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刘宝华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字 数 614千字

插 图 39幅

印 张 30.75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4679-1

定价(全2册):58.00元

常年法律顾问：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24-44871130



目 录

上

- | | |
|-----|----------|
| 001 | 往事 |
| 004 | 玫瑰与九妹 |
| 009 | 夜渔 |
| 012 | 代狗 |
| 015 | 腊八粥 |
| 018 | 船上 |
| 022 | 占领 |
| 027 | 槐化镇 |
| 030 | 雨后 |
| 034 | 柏子 |
| 039 | 有学问的人 |
| 045 | 某夫妇 |
| 049 | 山鬼 |
| 070 | 龙朱 |
| 085 | 参军 |
| 090 | 媚金·豹子与那羊 |
| 100 | 阙名故事 |



- | | |
|-----|---------|
| 109 | 说故事人的故事 |
| 116 | 三三 |
| 136 | 虎雏 |
| 154 | 医生 |
| 169 | 黔小景 |
| 175 | 边城 |

下

- | | |
|-----|------|
| 237 | 八骏图 |
| 254 | 来客 |
| 258 | 顾问官 |
| 265 | 萧萧 |
| 275 | 山道中 |
| 284 | 菜园 |
| 293 | 新与旧 |
| 302 | 知识 |
| 306 | 薄寒 |
| 314 | 自杀 |
| 323 | 主妇 |
| 336 | 贵生 |
| 351 | 大小阮 |
| 363 | 王谢子弟 |
| 378 | 生存 |
| 387 | 长河 |



往事

这事说来又是十多年了。

算来我是六岁。因为第二次我见到长子四叔时，他那条有趣的辫子就不见了。

那是夏天秋天之间。我仿佛还没有上过学。妈因怕我到外面同瑞龙他们玩时又打架，或是乱吃东西，每天都要靠到她身边坐着，除了吃晚饭后洗完澡同大哥各人拿五个小钱到道门口去买土元的凉粉外，剩下便都不准出去了！至于为甚又能吃凉粉？那大概是妈知道土元凉粉是玫瑰糖，不至于吃后生病吧。本来那时的时疫也真凶，听瑞龙妈说，杨老六一家四口人，从十五得病，不到三天便都死了！

我们是在堂屋背后那小天井内席子上坐着的。妈为我从一个小黑洋铁箱子内取出一束一束方块儿字来念，她便膝头上搁着一个麻篮绩麻。弄子里跑来的风又凉又软，很易引人瞌睡，当我倒在席子上时，妈总每每停了她的工作，为我拿蒲扇来赶那些专爱停留在人脸上的饭蚊子。间或有个时候妈也会睡觉，必到大哥从学校夹着书包回来嚷肚子饿时才醒，那么，夜饭必定便要晚一点了！

爹好像到乡下江家坪老屋去了好久了，有天忽然要四叔来接我们。接的意思四叔也不大清楚，大概也就是闻到城里时疫的事情吧。妈也不说什么，她知道大姐二姐都在乡里，我自然有她们料理。只嘱咐了四叔不准大哥到乡下溪里去洗澡。因大哥前几天回来略晚，妈摸他小辫子还湿漉漉的，知他必是同几个同学到大河里洗过澡了，还重重地打了他一顿呢。四叔是一个长子，人又不大肥，但很精壮。妈常说这是会走路的人。铜仁到我凤凰是一百二十里蛮路，他能扛六十斤担子一早动身，不抹黑就到了，这怎么不算狠！他到了家时，便忙自去厨房烧水洗脚。那夜我们吃的夜饭菜是南瓜炒牛肉。

妈捡菜劝他时，他又选出无辣子的牛肉放到我碗里。真是好四叔啊！

那时人真小，我同大哥还是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为四叔担去的！大哥虽大我五六岁，但在四叔肩上似乎并不怎么不匀称。乡下隔城有四十多里，妈怕太阳把我们晒出病来，所以天刚一发白我们就动身，到行有一半的唐峒山时，太阳还才



红红的。到了山顶，四叔把我们抱出来各人放了一泡尿，我们便都坐在一株大刺栎树下歇憩。那树的杈丫上搁了无数小石头，树左边又有一个石头堆成的小屋子。四叔为我们解说，小屋子是山神土地，为赶山打野猪人设的；树上石头是寄倦的；凡是走长路的人，只要放一个石头到树上，便不倦了。但大哥问他为甚不也放一个石子时，他却不作声。

他那条辫子细而长正同他身子一样。本来是挽放头上后再加上草帽的，不知是那辫子长了呢还是他太随意，总是动不动又掉下来，当我是在他背后那头时，辫子稍稍便时时在我头上晃。

“芸儿，莫闹！扯着我不好走！”

我伸出手扯着他辫子只是拽，他总是和和气气这样说。

“四满，到了？”大哥很着急地这么问。

“快了，快了，快了！芸弟都不急，你怎么这样慌？你看我跑！”他略略把脚步放快一点，大哥便又嚷摇得头痛了。

他一路笑大哥不济。

到时，爹正同姨婆五叔四婶他们在院中土坪上各坐在一条小凳上说话。姨婆有两年不见我了，抱了我亲了又亲。爹又问我们饿了不曾，其实我们到路上吃甜酒、米豆腐已吃胀了。上灯时，方见大姐二姐大姑满姑各人手上提了一捆地萝卜进来。

我夜里便同大姐等到姨婆房里睡。

乡里有趣多了！既不怎么很热，夜里蚊子也很少。大姐到久一点，似乎各样事情都熟习，第二天一早便引我去羊栏边看睡着比猫还小的白羊，牛栏里正歪起颈项在吃奶的牛儿。我们又到竹园中去看竹子。那时觉得竹子实在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本来城里的竹子，通常大到屠桌边卖肉做钱筒的已算出奇了！但后园里那些南竹，大姐教我去试抱一下时，两手竟不能相掺。满姑又为偷偷地到园坎上摘了十多个桃子。接着我们便跑到大门外溪沟边上拾得一衣兜花蚌壳。

事事都感到新奇：譬如五叔喂的那十多只白鸭子，它们会一翅从塘坎上飞过溪沟。夜里四叔他们到溪里去照鱼时，却不用什么网，单拿个火把，拿把镰刀。姨婆喂有七八只野鸡，能飞上屋，也能上树，却不飞去；并且，只要你拿一捧苞谷米在手，口中略略一逗，它们便争先恐后地到你身边来了。什么事情都有味。我们白天便跑到附近村子里去玩，晚上总是同坐在院中听姨婆学打野猪打獾子的故事。姨婆真好，我们上床时，她还每每为从大油坛里取出炒米、栗子同脆酥酥的豆子给我们吃！

后园坎上那桃子已透熟了，满姑一天总为我们去偷几次。



爹又不大出来，四叔五叔又从不说话，间或碰到姨婆见了时，也不过笑笑地说：“小娥，你又忘记嚷肚子痛了！真不听讲——芸儿，莫听你满姑的话，吃多了要坏肚子！拿把我，不然晚上又吃不得鸡膊腿了！”

乡里去有场集的地方似乎并不很近，而小小村中除每五天逢一六赶场外通常都无肉卖。因此，我们几乎天天吃鸡，唯我一人年小，鸡的大腿便时时归我。

我们最爱看又怕看的是溪南头那坝上小碾房的磨石同自动的水车；碾房是五叔在料理。那圆圆的磨石，固定在一株木桩上只是转只是转。五叔像个卖灰的人，满身是糠皮，只是在旋转不息的磨石间拿扫把扫那跑出碾槽外的谷米。他似乎并不着一点忙，磨石走到他跟前时一跳又让过磨石了。我们为他着急又佩服他胆子大。水车也有味，是一些七长八短的竹篙子扎成的。它的用处就是在灌水到比溪身还高的田面。

大的有些比屋子还大，小的也还有一床晒簟大小，它们接接连连竖立在大路近旁，为溪沟里急水冲着快地转动，有些还唧哩唧哩发出怪难听的喊声，由车旁竹筒中运水倒到悬空的枳上去。它的怕人就是筒子里水间或溢出枳外时，那水便砰的倒到路上了，你稍不措意，衣服便打得透湿。我们远远地立着看行路人抱着头冲过去时那样子好笑。满姑虽只大我四岁，但看惯了，她却敢在下面走来走去。大姐同大姑，则知道那个车子溢出后便是那一个接脚，不消说是不怕水淋了！只我同大哥二姐，却无论如何不敢去尝试。



玫瑰与九妹

大哥从学堂归来时，手上拿了一大束有刺的青绿树枝。

“妈，我从萧家讨得玫瑰花来了。”

大哥高兴的神气，像捡得“八宝精”似的。

“不知大哥到哪个地方找得这些刺条子来，却还来扯谎妈是玫瑰花，”九妹说，“妈，你莫要信他话！”

“你不信不要紧。到明年子四月间开出各种花时，我可不准你戴，……还有好吃的玫瑰糖。”大哥见九妹不相信，故意这样逗她。说到玫瑰花时，又把手上那一束青绿刺条子举了一举，——像大朵大朵的绯红玫瑰花已满缀在枝上，而立即就可以摘下来做玫瑰糖似的！

“谁稀罕你的，我顾自不会跑到三姨家去摘嘛！妈，是罢？”

“是！我宝宝不有儿多，会稀罕他的？”

妈虽说是顺到九妹的话，但这原是她要大哥到萧家讨的，是以又要我去帮大哥的忙：“芸儿去帮大哥的忙，把那蓝花六角形钵子的鸡冠花拔出不要了，就用那四个钵子分栽。剩下的把插到花坛海棠边去。”

大哥在九妹脸上轻轻地刮了一下，就走到院中去了。娇纵的小九妹气得两脚乱跳，非要走出去报复一下不可。但给妈扯住了。

“乖崽，让他一次就是了！我们夜里煮鸽子蛋吃，莫分他……那你打妈一下好罢。”

“妈讨厌！专门护大哥！他有理无理打了人家一个耳巴子，难道就算了？”

妈把九妹正在眼睛角边干擦的小手放到自己脸上拍了几下，九妹又笑了。

大哥这一刮，自然是为的报复九妹多嘴的仇。

满院坝散着红墨色土砂，有些细小的红色曲蟮四处乱爬着。几只小鸡在那里用脚乱扒，赶了去又复拢来。大哥卷起两只衣袖筒，拿了外祖母剪麻绳那把方头大剪刀，把玫瑰枝条一律剪成一尺多长短。又把剪处各粘上一片糯泥巴，说是免得走气。

“老二，这一些是三种（大哥用手指点），这是红的，这是水红，这是大红，



玫瑰花



那种是白的。是栽成各自一钵好呢，还是混合起栽好——你说？”

“搭伙栽好玩点。开花时也必定更热闹有趣……大哥，怎么又不将那种黄色镶边的弄来呢？”

“那种难活，萧子敬说不容易插，到分株时答应分给我两钵……好，依你办，搭伙儿栽好玩点。”

我们把钵子底各放了一片小瓦，才将新泥放下。大哥扶着枝条，待我把泥土堆到与钵口齐平时，大哥才敢松手，又用手筑实一下，洒了点水，然后放到花架子上去。

每钵的枝条均约有十根左右，花坛上，却只插了三根。

就中最关心花发育的自然要数大哥了。他时时去看视，间或又背到妈偷悄儿拔出钵中小的枝条来验看是否生了根须。

妈也能记到每天早上拿着那把白铁喷壶去洒水。当小小的翠绿叶片从枝条上嫩杈丫间长出时，大家都觉得极高兴。

“妈，妈，玫瑰有许多苞了！有个大点的尖尖上已红。往天我们总不去注意过它，还以为今年不会开花呢。”

六弟发狂似的高兴，跑到妈床边来说。九妹还刚睡醒，正搂着妈手臂说笑，听见了，忙要挣着起来，催妈帮她穿衣。

她连袜子也不及穿，披着那一头黄发，便同六弟站在那蓝花钵子边旁数花苞了。

“妈，第一个钵子有七个，第二个钵子有二十几个，第三个钵子有十七个，第四个钵子有三个；六哥说第四个是不大向阳，但它叶子却又分外多分外绿。花坛上六哥不准我爬上去，他说有十几个。”

当妈为九妹在窗下梳理头上那一脑壳黄头发时，九妹便把刚才同六弟所数的花苞数目告妈。

没有作声的妈，大概又想到去年秋天栽花的大哥身上去了。

当第一朵水红的玫瑰在第二个钵子上开放时，九妹记着妈的教训，连洗衣的张嫂进屋时见到刚要想用手去抚摸一下，也为她“嗨！不准抓呀！张嫂”忙制止着了。以后花越开越多，九妹同六弟两人每天早上都各争先起床跑到花钵边去数夜来新开的花朵有多少。九妹还时常一人站立在花钵边对着那深红浅红的花朵微笑，像花也正觑着她微笑的样子。

花坛上大概是土多一点罢。虽只三四个枝条，开的花却不次于钵头中的。并且花也似乎更大一点。不久，接近檐下那一钵子也开得满身满体了。而新的苞还是继续从各枝条嫩芽中茁壮。



花常好人长寿



屋里似乎比往年热闹一点。

凡到我家来玩的人，都说这花各种颜色开在一个钵子内，真是错杂得好看。同大姐同学的一些女学生到我家来看花时，也都夸奖这花有趣。三姨并且说，比她花园里的开得茂盛得远。

妈因为爱惜，从不忍摘一朵下来给人，因此，谢落了的，不久便都各于它的蒂上长了一个小绿果子。妈又要我写信去告在长沙读书的大哥，信封里九妹附上了十多片谢落下的玫瑰花瓣。

那年的玫瑰糖呢，还是九妹到三姨家里摘了一大篮单瓣玫瑰做的。





夜 渔

这已是谷子上仓的时候了。

年成的丰收，把茂林家中似乎弄得格外热闹了一点。在一天夜饭桌上，坐着他四叔两口子，五叔两口子，姨婆，碧霞姑妈同小娥姑妈，以及他爹爹；他在姨婆与五婶之间坐着，穿着件紫色纺绸汗衫。中年妇人的姨婆，时时停了她的筷子为他扇背。茂儿小小的圆背膊已有了两团湿痕。

桌子上有一大钵鸡肉，一碗满是辣子拌着的牛肉，一碗南瓜，一碗酸粉辣子，一小碟酱油辣子；五叔正夹了一只鸡翅膀放到碟子里去。

“茂儿，今夜敢同我去守碾房罢？”

“去，去，我不怕！我敢！”

他不待爹的许可就忙答应了。

爹刚放下碗，口里含着那支“京八寸”小潮丝烟管，呼地喷了一口烟气，不说什么。那烟气成一个小圈，往上面消失了。

他知道碾子上的床是在碾房楼上的，在近床边还有一个小小窗口。从窗口边可以见到村子里大院坝中那株夭矫矗立的大松树尖端，又可以见到田家寨那座灰色石碉楼。看牛的小张，原是住在碾房；会做打笼装套捕捉偷鸡的黄鼠狼，又曾用大茶树为他削成过一个两头尖的线子陀螺。他刚才又还听到五叔说溪沟里有人放堰，碾坝上夜夜有鱼上罾了……所以提到碾房时，茂儿便非常高兴。

当五叔同他说到去守碾房时，他身子似乎早已在那飞转的磨石边站着了。

“五叔，那要什么时候才去呢？……我不要这个。……吃了饭就去罢？”

他靠着桌边站着，低着头，一面把两只黑色筷子在那画有四个囍字的小红花碗里“要扬不紧”地扒饭进口里去。左手边中年妇人的姨婆，捡了一个鸡肚子朝到他碗里一搅。

“茂儿，这个好呢。”

“我不要。那是碧霞姑妈洗的，……不干净，还有——糠皮儿……”他说到糠字时，看了他爹一眼。

“你也是吃饱了！糠皮儿在哪里？……不要，就送把我罢。”



“真的，不要就送把你姑妈。我帮你泡汤吃。”五婶说。

茂儿把鸡肚子一扔丢到碧霞碗里去。他五婶却从他手里抢过碗去倒了大半碗鸡汤。但到后依然还是他姨婆为他把剩下的半碗饭吃完。

天上的彩霞，做出各样惊人的变化。满天通黄，像一块奇大无比的金黄锦缎；倏而又变成淡淡的银红色，稀薄到像一层蒙新娘子粉脸的面纱；倏而又成了许多碎锦似的杂色小片，随着淡宕的微风向天尽头跑去。

他们照往日样，各据着一条矮板凳，坐在院坝中说笑。

茂儿搬过自己那张小小竹椅子，紧紧地傍着五叔身边坐下。

“茂儿，来！让我帮你摩一下肚子——不然，半夜会又要嚷肚子痛。”

“不，我不胀！姨婆。”

“你看你那样子。……不好好推一下，会伤食。”

“不得。（他又轻轻地挨五叔）五叔，我们去罢！不熬夜了。”

“小孩子怎不听话？”

姨婆那副和气样子养成了他顽皮娇恣的性习；不管姨婆如何说法，他总不愿离开五叔身边。到后还是五叔用“你不听姨婆话就不同你往碾房……”为条件，他才忙跑到姨婆身边去。

“您要快一点！”

“噢！这才是乖崽！”姨婆看着茂儿胀得圆圆的像一面小鼓的肚子，用大指蘸着唾沫；在他肚皮上一推一赶，口里轻轻哼着：“推食赶食……你自己瞧看，肚子胀到什么样子了，还说不要紧！……今夜太吃多了。推食赶食……莫挣！慌什么，再推几下就好了。……推食赶食……”

“姨婆，算了吧！你那手指甲刮得人家肚皮痒痒的，怪难受。”她又把那左手留有一寸多长的灰色指甲跷起，他可不好再说话了。

院坝中坐着的人面目渐渐模糊，天空由曙光般淡白而进于黑暗……只日影没处剩下一撮深紫了。一切皆渐次消失在夜的帷幕下。

在四围如雨的虫声中，谈话的声音已抑下了许多了。

凉气逼人，微风拂面，这足以证明残暑已退，秋已将来到人间了。茂儿同他五叔，慢慢地在一带长蛇般黄土田塍上走着。在那远山脚边，黄昏的紫雾迷漫着，似乎雾的本身在流动又似乎将一切流动。天空的月还很小，敌不过它身前后左右的大星星光明。田塍两旁已割尽了禾苗的稻田里，还留着短短的白色根株。田中打禾后剩下的稻草，堆成大垛大垛，如同一间一间小屋。身前后左右一片繁



夜 渔

密而细碎的虫声，如一队音乐师奏着庄严凄清的秋夜之曲。金铃子的“叮……”像小铜钲般清越，尤其使人沉醉。经行处，间或还听到路旁草间小生物的窸窣。

“五叔，路上莫有蛇罢？”

“怕什么。我可以为你捉一条来玩，它是不会咬人的。”

“那我又听说乌梢公同烙铁头（皆蛇名）一咬人便准毒死。这个小张以前曾同我说过。”

“这大路哪来乌梢公？你怕，我就背你走罢。”

他又伏在他五叔背上了。然而夜泉的喊声，时时像一个人在他背后咳嗽，依然使他不安。

“五叔，我来拿麻蕈。你一只手背我，一只手又要打火把，实在不大方便。”他想若是拿着火把，则可高高举着，照烛一切。

“你莫拿，快要到了！”

耳朵中已听到碾房附近那个小水车咿咿呀呀的喊叫了。

碾房那一点小小红色灯火，已在眼前闪烁，不过，那灯光，还只是天边当头一颗小星星那么大小罢了！

转过了一个山嘴，溪水上流一里多路的溪岸通通出现在眼前了。足以令他惊呼喝嚷的是沿溪有无数萤火般似的小火星在闪动。隐约中更闻有人相互呼唤的声音。

“咦！五叔，这是怎么？”

“嗨！今夜他们又放鱼！我还不知道。若早点，我们可以叫小张把网去整一下，也好去打点鱼做早饭菜。”

……假使能够同到他们一起去溪里打鱼，左手高高地举着通明的葵蕈或旧缆子做的火把，右手拿一面小网，或一把镰刀，或一个大箴鸡笼，腰下悬着一个鱼篓，裤脚扎得高高到大腿上头，在浅浅齐膝令人舒适的清流中，溯着溪来回走着，溅起水点到别个人头脸上时——或是遇到一尾大鲫鱼从手下逃脱时，那种“怎么的！……你为甚那么冒失慌张呢？”“老大！得了，得了！……”“啊呀，我的天！这么大！”“要你莫慌，你偏偏不听话，看到进了网又让它跑脱了。……”带有吃惊，高兴，怨同伴不经心的嚷声，真是多么热闹（多么有趣）的玩意儿事啊！……

茂儿想到这里，心已略略有点动了。

“那我们这时要小张转家去取网不行吗？”

“算了！网是在楼上，很难取。并且有好几处要补半天才行。”五叔说，“左右他们上头一放堰坝时，罾上也会有鱼的。我们就守着罾罢。”

关于照鱼的事，五叔似乎并不以为有什么趣味，这很令不知事的茂儿觉得稀奇。

……



代 狗

“杂种，你莫起来，还要老子捶你罢？”

“噢……人家脚板心还痛呀！”代狗烂起两块脸要哭的样子。

但他知道他爹的手，除了拧耳朵以外，还会捏拢来送硬骨梨吃的，虽然口上还想撒一点娇，说是脚板心不好，终于窸窸窣窣从那老麻布蚊帐里伸出一个满是黄毛发的脑壳——他起床了。

“快！快！放麻利点！”

“噢……”

他爹老欧，坐在那趋抹刺黑的矮矮茅屋里一张矮脚板凳上搓着索子，编排草鞋上的耳朵。屋里没有个窗子，太黑了，他的工作，不得不靠到从破壁罅里漏跑进来的天光。

“你不瞧石家艮代狗同鸭毛崽不是天没亮就爬起来上坡去嘛！”

“我脚还——”

“脚痛就不上坡罢？”

代狗用手背擦了一下眼屎，把腰肩翻了一下，从土墙上取了一双草鞋来坐在他爹左边。

“我割担草——”

“这几天鬼要你草。……怕哪样？仍然到后山去砍，和尚来时，脚放麻利一点。实在是翻不过坳来，把毛签朝茨棚里一摔，爬上树去。老和尚眼睛猫猫子，赶不到你们，还不是又转庙里去睡觉了——再慢慢地转来，不行吗？”

“你讲得容易。”

“你刹时轻一点罗。”

“闪不知碰来抓到了，那怎么办？”

“蠢杂种！他口上大喊大叫，什么‘抓到！抓到！抓到帮我捶死这偷柴的苗崽崽！’其实也不过是口上打哇哇，哄哄小孩子！当真你怕他抓到你就敢捶个净死罢？”

代狗想起昨天的事情，不由得又打了一个冷瘆。这冷瘆的意思只有他自己知